

诗性主体和审美需要

仇 敏

(连云港高等师范专科学校 中文系,江苏 连云港 410081)

[摘要]在后现代历史语境里,主体一方面深陷于文化之全方位的意识形态化藩篱,高度理性和逻辑化的思维方式,消解了内在的审美感性和审美冲动,失落了诗意的生存期待和终极的审美信仰;另一方面,沉迷于消费社会的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由此产生心理的物化需要,追逐奢侈的消费欲望和沉醉于知识、商品、名利、权力等现实性对象,导致审美物化的悲剧结果。主体丧失了审美需要和审美判断力,成为感官欲望、技术需要和消费活动的奴隶。在历史和心理的双重情境下,美学呼吁重建诗性主体,既拒绝物化需要,也拒绝虚假和庸俗的审美需要,恢复和强化真实的审美需要,使审美需要的心理动机得到净化和升华。这要求我们必须认识诗性主体和审美需要的逻辑关系及其重要意义,必须对审美需要有一个审查、清理、澄明而后回归其本质的过程。

[关键词]诗性主体;物化需要;审美需要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2)03-0080-07

Poetic Subject and Aesthetic Desire

QIU M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Lianyungang Teacher's College, Lianyungang, Jiangsu 222006, China)

Abstract: In post-modern history context, on one hand, the human subject is strangled by fence of culture ideology, restricted by thinking mode of rationalization and logicalization. The aesthetic feeling and aesthetic impulsion in human heart are dissimilate; and the poetic hope of life and ultimate faith of aesthetics are lost; on the other hand, people follow the exchange and symbol value of mass consumption society closely, and then generate the wallow in material desire and vigorously chase luxury and the objective such as knowledge, merchandise, honor, benefit and power, which lead to tragedy result of aesthetic materialization. The human subject loses the aesthetic desire and aesthetic sense and become the slave of sensorial desire, technical demand and consumptive activity. Base on situation of history and psychology, aesthetics appeal for rebuilding poetic subject, to put it more specifically, people should refuse the physical desire and aesthetic desire of illusive and stodgy, restore and strengthen genuine aesthetic desire, purify and sublime the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s of aesthetic desire. Thus, we must acquaint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and mutual value between poetic subject and aesthetic desire.

Key words: poetic subject; physical desire; aesthetic desire

置身于后现代历史语境,人们既深陷于社会意识形态化的逻辑规范,又沉迷于消费社会的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从而产生心理的物化需要,追逐奢侈的欲望和沉醉于知识、商品、名利、权力等现实性

对象,导致审美物化的结果。主体因此丧失了审美判断力,成为感官、技术和理论的奴隶,丧失了审美信仰和终极渴望。在这种历史和心理的双重情境下,美学期望重建诗性主体,抗衡生命存在的物化

收稿日期: 2012-01-29

作者简介: 仇敏(1969-),女,江苏连云港人,连云港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需要,节制消费冲动、感官欲望和权力情结,引领精神走向诗意存在的无限可能性,追求一种真实化的审美人生。诗性主体必须发挥主导性的结构功能,一方面抗衡虚假和庸俗的审美需要,恢复和加强真实性的审美需要的心理动机,使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另一方面,使诗性主体和审美需要产生密切的逻辑关联,让诗性主体引领审美需要进入一种相对理想化的心灵境域。

一 审美需要:诗性主体的功能性结构和内在动机

诗性主体是将本能主体和感性主体、理性主体和知识主体、实践主体和道德主体等各个主体有机组合起来,成为灵动运转的综合性结构,是超越于各单一性的主体之上的功能性主体结构。诗性主体可以让生命形式在各个主体之间自由穿梭,成就审美与诗意的自我。因此,诗性主体的目的论决定了审美需要是诗性主体的功能性结构和内在动机,审美需要是诗性主体内在的本质化规定。我们主要从发生、内涵、价值等方面来考察诗性主体和审美需要两者之间内在契合性和有机包容性,阐释诗性主体和审美需要的本质化关联,考察审美需要启动诗性主体的功能性结构的过程。

首先,阐述审美需要的性质及其发生机制,以证明审美需要是诗性主体功能性结构的内在动机。驱力理论(drive theory)认为,生命本能的需要是有机体一切行为的动机和动力之源。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动物只有单纯求生的需要,而人的需要具有多层次性和丰富性。“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本质规定,就在于他的需要是一种摆脱了动物式直接单一性的超越性需要。人类的审美需要,即是这种超越性需要。它是人类摆脱单纯动物性的重要标志”。^[1]以人的内在审美需要为动因的审美活动是人类充分展现自在自为生命力的精神一实践活动。因此,审美需要的超越性并不能彻底摆脱本能需要。以往有关审美理论认为,人类的审美活动来自于性本能需要,审美需要是人类释放性本能欲望的具有装饰性的曲折表达。由于人不能彻底地摆脱动物性,依然具有生存、性等本能需要,所以,审美需要必将与本能性的基本需要一起贯穿人生

始终,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际交流的增进,与其它各种需要相生相随。

由此可见,审美需要兼具伴生性和超越性,且两者是互为条件的。它们决定了本能需要和审美需要之间的关系,即是原始性关联和发展性超越的协和统一,是自行封闭与无限敞开的争执统一,是消耗解除和补给成长的快乐统一。显然,审美需要包含着生命本能的因素,是生命主体对生存施以多层次状态或在其发展过程中多样化的感性表达,然而,它必然是审美化和诗意性的升华冲动逻辑结果。如果从人类的文明史也就是摆脱动物性的发展史这一角度来看,人类在满足生存本能需要之后发展而来的各种需要(包括审美需要),还应该是对本能需要的疏离、克服和超越而不是依附。人类之所以能实现对动物性的超越,重要条件之一就在于审美需要对生存本能(包括繁衍本能)的引领和克服,获得精神享受和诗意生成。生命一旦成其为主体性的存在,生存需要伴随着审美需要并接受审美需要的引领,通过梦和醉的境界获得盈余生命力的审美表达,在生活世界进入审美和诗意的境界,由此获得智慧和悟性,敞开自我和进行创造性活动。这既是人类自在自为的存在方式,也是克服死亡恐惧之后的快乐与幸福的存在方式。因此,关涉于生命冲动的审美需要,也来自于满足主体的幸福需要的终极性生存目的。所以,审美需要是主体对生存状态诗性表达的幸福需求。

其次,由于审美内涵的历史性演进和逐渐丰富,审美活动在现实生活中逐渐获得了独立价值和超越意义,所以,审美需要成为主体一种主观无目的而客观符合目的性的诗意生存方式的内在动机。“‘审美’这个词之最初的(古希腊的)涵义——感官上(凭视觉与听觉)所接受的。近几百年以来,这个词被用来指称人对现实的一种独特的情感评价上的掌握。”^{[2]10}这表明,经历一定的历史时间之后,人们关注审美的目光从对象、客观、表象的层面上转移到了主观的层面上来——康德关于审美判断力批判是一个转折点。此后,主体心理的审美研究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变迁过程。从康德到黑格尔,呈现出从形式到内容的演变,在主体性、认识论、知识论方面肯定了审美情感的价值意义。再往后,不仅

纵向演进了审美的精神意义和心理结构,意识到审美活动体现人类生存的深层基础,关联着主体的存在价值和根本性的幸福追求,并且横向拓展了审美视域,主体可以审美观照任何一个与人有关联的物象,对现象界展开普遍的意向性审美活动。20世纪出现新传统主义,强调“审美情感乃是指向对象的有内涵的形式,而且是对所感知所接受之物在精神上的一种关切: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亲缘与有机的联系,被观照被认知的东西审美上并不是与人格格不入的且同人在本质上相距甚远的。”^{[2]26}意在阐述审美活动是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动态过程,审美活动在主体的价值序列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诚如尼采所言:“只有作为审美现象,世界的生存才是有充分理由的。”^[3]由此可见,主体可以从审美视角对无限的现实世界进行情感体验和诗性观照,从而进入健康心境,体悟到快乐与幸福感,获得创造性的智慧和势能,因此能够普世性地充满热情地亲近万象和关爱人类,在混乱无序世界之中瞥见和谐、秩序、完美的生活世界图景,追求永恒的诗性精神和生存自由,审美活动奏响诗性主体的主旋律,历史性地令审美需要和诗性主体在内涵和目的论方面达到契合。然而,当下生活世界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媒体宰制之下,诗性主体和古典主义的审美价值观被摒弃或被束之高阁。因此,必须呼唤审美需要出场,必须重建诗性主体。从现实需要考察,完善主体的功能性结构和整体性结构应当是精神发展的历史性和必然性诉求。作为具有拯救与升华功能的存在主体,它内含着审美诉求,不应当单向度地倾心于物化需要和现实功利的诉求,不应当沉湎于对无限的细微事物的单纯技巧的审美追求,以至流于对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的平庸化审美观照;而应该和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相区别,应该维护古典主义的审美准则,以一定的生命智慧、诗意情怀和宁静超然的心理去观照世界。总而言之,要以建立一种诗性主体,以一种真实的审美需要为基点,抗衡理性主义、技术主义和流行的意识形态,恢复审美人类的审美本性,激发生命的本质力量,敞开自由与创造的势能。

最后,审美需要和审美活动的关联性和协调性,促进诗性主体的功能性结构的逐渐和谐。诗性

主体在功能和结构方面都呈现一定的审美需要性。纵观审美活动的历史发展,在体现其自具价值性的同时,“并未失去它同人类意识的另一些领域——美学之外的那些领域之密切的联系。审美情感还同一些生理感觉相关联,同人在社会上的自我肯定相关联,同个性之间的交流沟通相关联。换言之,审美总是要‘加入’那十分广阔的、丰富多样关联之中——同另一类经验的关联之中。”^{[2]28}审美主体凭借审美活动和其他活动的关联性,联系着并协调着诗性主体这一综合性结构中的其它活动的各个构成(本能主体、感性主体、信仰主体、理性主体、道德主体、实践主体等),共同组成诗性主体的有机结构,有助于诗性主体结构各功能的完善发挥。因此,审美活动的关联性和综合性是其它主体活动所不可比及的独特显现,它使审美主体成为诗性主体的综合性结构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存在形式。在诗性主体结构中,审美主体与其它主体相互关联,唯有实现审美活动,主体才可能获得升华和超越,才能充分发挥诗性主体的超越功能和净化功能,才能敞开生命智慧和诗意。换言之,审美主体凭借生命存在的诗性和智慧,可以和其它主体结构相互作用,灵动地协调各个主体之间功能性结构,发挥主体的创造力和悟性,让主体的各种结构形式喜欢协调,成就完善与诗意的自我。凭借关联和超越的潜功能,在与其它主体相互作用的同时,能够灵动地协调各个主体边界关系,直至和谐。诗性主体借助审美活动在生活世界“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和“客观地展开”(马克思语)自己的发展性、丰富性和创造性,借助审美活动维持均衡、有序、整合的主体结构,呈现个体生命的美学意义。由此,只有在诗性主体的系统结构中,审美主体才获得潜在功能的释放和高度自由的发展,以消解各个主体形式间的制约,使不同主体的功能性结构达到交响乐式的和谐统一。如果说诗性主体是人性中普遍和实在的心灵形式,是现实化和超越性相统一的审美诉求;那么,诗性主体的和谐性和超越性的美学本质决定其最真实和基本的需要是审美需要,诗性主体的功能性结构和内在动机决定审美需要的逻辑生成,而由诗性主体规定的审美需要又是对诗性主体的自我求证。

二 诗性主体:真实的审美需要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Maslow, 1908 - 1970)以健康人的人格发展为研究对象,提出了“需要层次论”(need - hierarchy theory)。他认为,按性质由低到高可将人的需要分为7个层次:(1)生理需要;(2)安全需要;(3)归属和爱的需要;(4)自尊需要;(5)求知的需要;(6)审美的需要;(7)自我实现需要。其中,前4层是较低的需要,称之为基本需要;而后3层是较高的需要,称之为成长需要。基本需求是由于生理或心理上缺失而产生,一旦满足,其需求强度就会降低;成长需求则不同,其需求不但不随其满足而减弱,反而因获得满足而增强。必须指出的是,审美需要是在主体满足了基本需要的基础上之后发展的高级需要范畴。它既受到基本需要的制约同时又是对基本需要的超越,并且是接近自我实现需要的前一层次的准备,既是对较低需要层次的枢纽性指导也是成就自我实现的必要条件。因此,审美需要在诗性主体的综合性结构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人们生活在繁荣奢华的“物”的时代,大多数人在已经满足了基本需要的情况下,仍乐此不疲地热衷于物质消费。从表面来看,当下现象是对传统需要理论的解构。鲍德里亚认为,传统的“需要和满足理论”无法解释丰盛时代疯狂膨胀的消费需求,只有运用“消费理论”揭示拜物教或永不衰竭购物欲的社会性原因。他认为,人们之所以沉沦于光怪陆离的繁华炫目的商品世界,主要是由于随着物质经济大幅度增长而日益被商品重重包围下的人们,面对品牌标签、华丽包装以及煽情广告宣传暗示,大众传媒的诱导驯化人们产生无意识自觉,成就其购物的无意识和自动化;促使人们通过物的拥有,对传媒形象的模仿来拯救自己的等级地位,获得虚拟的安全感和尊重感,从一系列抽象的幸福符号的积累中,获得极大的满足,对商品的强烈希盼延续着平庸的日常生活。事实上,人们不是注重商品的实用价值(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的交换价值,给商品以身份地位等的赋值(符号价值)。商品在广告传媒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共谋下,虚拟地整合了或者混同了人们的各种需要——基本需要和高级

需要、虚假需要和真实需要等。表面上调和了社会现实的各种矛盾,实际上却让人们混淆各种需要的性质层次区分,衍生出无止境的物化需要:将自我的成长性需要通过对基本需要的满足来实现,促使大众无餍地追逐附加在基本需要之上的地位区分、符号象征等赋值。实质上,这仅是加强了基本需要的量的积累。而那些大大超出了真实需要(实际所需要的)的部分就变成了多余的基本需要。而这些多余的基本需要构成了虚假的基本需要,附着在虚假的基本需要之上的地位区分、符号象征等成长性需要动机充分呈现虚幻性结构和无意义性。

后现代社会之所以沉迷于流行文化消费,热衷于符号消费的满足,是因为在大众传媒在商业运作和经济操纵下,形成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成为商品的装饰附加物,作为商品的赋值被消费,和其它如安全、归属和爱、尊重和求知等心理需要一样,被笼罩在纷繁错杂、喧嚣混沌的商品世界,成为被商品经济所利用的虚假性的审美需要,促成了当今社会成长性需要的庸俗化、虚假化,并成为普遍现象和必然趋势。从美学上分析,后现代文化擅于运用夸张、幻想、篡改、煽情等技法,以隐喻性、奇异性、多样性为依托,怪诞而丰富地呈现出它的巨大势能,给人以审美需要的虚假性满足。实质上,这些策略属于技术范畴,而不能属于艺术范畴的审美形式。譬如,审美形式的夸张和建立在商品经济利益上的流行娱乐文艺所采用的奇异怪诞的夸张就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是凭借符号化的夸张活动达到庸俗的娱乐效果,在内容上是现实商品的附庸。它在形式上进行词语的随意拼接,以行为和话语的搞笑作怪、矫情做作,甚至不惜对人类身体功能的倒错歪曲来引逗大众;无视生命尊严和普世的伦理原则,依靠一种固定的模式效应——以滥用想象力和移用庸俗的语言游戏互为作用,将粗俗当成朴实、矫情变为艺术、诱惑替代同情,用蓄意布置陷阱当成助人发泄排遣的笑料,去制造“灰色幽默”(Grey humour)的喜剧效果,绘就一幅语言和欲望的狂欢图景,给大众带来捧腹大笑——这只能“创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法”,以博得大众紧张压力的瞬间解除。“即使以否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4]217}其本

质是凭借夸张的技术作为一种经济运作策略来收获越来越大的市场空间和最大利益的价值实现,必然使接受心理得不到净化和升华,理想之光被遮蔽,诗性主体和审美活动被迫沉沦。在物化需要的文化系统中,被物隔离孤立的人们暂时获得了自尊、归属与爱、知识、审美和自我实现等虚拟的心理需要,由此产生了错误的信念,演变为一系列需求方面的社会惰性,构筑不断膨胀的虚假的审美需要,并逐渐潜化为人们“内在固有的需要”。甚至演化为神经症或病态的审美需要,追求表面的审美符号而在实质上沉迷于物化需要,而这种物化需要满足于商品的符号价值。如果说“追求和满足高级需要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健康趋势,一种脱离心理病态的趋势。”^[5]那么,后现代历史语境的大众追求虚假的审美需要,让主体逐渐陷入心理病态的泥沼。

鲍德里亚的“消费理论”对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发展以来的日益复杂社会背景做了鞭辟入里的具体分析,揭示了现实生活需要被缠绕社会复杂性,符号价值被赋予了虚假性的需要满足。由此可见,将地位区分和审美活动附着在物化需要上,引诱大众对商品进行无理智的消费,满足于物质的符号价值,是造就虚假需要或虚假的成长性需要的根本社会原因。那些游离于商品实用价值之外的审美需要的赋值,令消费者营造了一种可以用来满足自我需要的符号幻象。实质上,消费者在为之投掷了大量金钱的同时也抛弃了或混淆了真实的审美动机。于是,在消费的社会区分逻辑前提下,人们根据商品不断替代的节奏,无休止地追逐繁华炫目的审美符号,幻想“个性化”的审美消费,沦落为物化需要的奴隶,产生新的商品拜物教。诚如马尔库塞所论:“对于任何意识和良心,对于任何不把流行的社会利益作为思想和行为的最高准则的经验,已确立的各种需要和满足都应以其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这一尺度来加以检验。”^[6]那么,区分真实需要和物化需要,是当下主体的自我拯救的必要前提,也是诗性主体判断真实的审美需要和虚假的审美需要的必要前提。

诗性主体作为自由独立的主体存在,具备不会受外界控制而处于自由状态的精神势能。作为诗性主体,必须具有对真假需要的辨别力。而对于真

假需要的辨别,在生活世界,又必须从两个层次区分:一方面,努力将商品的符号赋值从物品上剥离,注重商品的使用价值,将匮乏的物化需要剔除,获得基本需要层面的真实需要,并在真实的基本需要获得满足之后,将生命活力投入到更高级的成长性需要中去。另一方面,对真实性审美需要的给予准确判断,从而走向主体的“高峰体验”的环节,追求诗意与智慧的生成、良知与心性的开启、想象力的激发和灵感的培育。只有主体能够把握真实性的审美需要,发挥其升华和超越的潜能,才能成就和谐统一的诗性主体结构,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基本需要和物化需要,追求精神的自我实现和生命的终极意义。反之,如果主体缺少辩证理性而趋向于物化需要或虚假的审美需要,那么主体必然跌入低层次的匮乏性需要之中,无休止地追求以物化需要为前提的虚假的审美需要,一味耽溺于单维度的物质对象和符号价值,从而更丧失将各种主体(本能主体、知识主体、实践主体和道德主体)达到和谐综合的结构性功能,破坏了主体间的有机结构。在高科技为主导的、全方位信息传播的时代,传媒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知识、话语和思想,主体往往丧失分辨真实的审美需要的能力。从存在论意义上看,生命个体能够领悟真实的审美需要,需要敏锐的感觉力、发达的想象力和健全的理性与智慧。显然,诗性主体具有如此的精神资格和生命机能。诗性主体决定了审美活动在这个综合的功能性结构中的关键地位。所以,只有把握了真实性的审美需要,才能建构主体的“诗性家园”。由此,诗性主体的审美需要即是真实的审美需要,而真实性的审美需要必然构成诗性主体的内在动机。

三 升华与超越:审美需要的内在尺度

如何识别审美需要的真实性,在于如何把握审美活动的特性。诗性主体的审美特性就是升华和超越,这是它的基本功能,也是审美需要的真实性的逻辑基础和内在尺度。在后现代的物化需要弥漫于生活世界,诗性主体只有借助审美活动的升华和超越的功能,借助于对现实存在的反思和批判,鄙弃知识、权力、技术等给予主体的规训和压抑,抗衡社会意识形态所崇尚的只要感性享乐而放弃彼

岸承诺的实利主义潮流,守护着自我存在的审美超越性和诗性情怀,由此保证守护生命的尊严和主体存在的理想性、精神文化的创造激情和活力。由此可见,是否能够通过升华和超越的内在机能,实现对主体自身和外实在的超越,从而回归生命的终极价值,是判断审美需要的真实性和是否符合诗性主体的必然需要的重要尺度。

首先,从诗性主体和审美需要的逻辑关联考察,诗性主体必须跳出单向度现实存在的窠臼,而拓展其审美之维。主体以直觉体验或纯粹直观的方式,以升华和超越的审美视角直面生活世界,展开否定性的审美判断,通过审美眼光领悟现象界的构成。在审美活动中,不依赖知识、性别、地位、政治、地域、民族等区分进行审美判断,而以现象学的“纯粹意识”直观现象界,以意向性活动展开和历史、世界的对话与交流,从而呈现主体的智慧和诗意,敞开真实的审美需要。反之,如果主体从现实性某一侧面切入,从意识形态的主观概念和功利主义出发进行审美活动,那么,则必然遮蔽审美的本质,沦为虚假的审美需要。因此,理想状态的诗性主体,应该超越国家民族、阶级地位、性别角色、时间空间、历史文化、主体客体等各方面的区分,以摆脱成见的思维方式和日常经验,拒绝本能快感的诱惑,赋予对象以普适性的审美观照,取消话语霸权和独断论思维,敏锐地展开对审美对象的诗性直觉和体验。唯有此,诗性主体才能超越狭隘单一的现实性审美维度,克服拘泥于管状视角而造成审美活动沉溺于表象而迷失诗意和智慧的后果。因此,诗性主体不应该将自我囿于阶级地位、性别角色、知识结构、主体客体等多元结构的任何一元来进行审美判断,不应该将主体归属到特定的国家民族、时间空间、历史语境等狭隘范畴进行审美活动。如果诗性主体偏执任何一方,一方面必然跌入纷繁的现象世界,被物化需要遮蔽审美视界,迷失诗性主体所应有的反思批判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致使审美主体陷入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他概念系统,落入杂然并陈的“诠释框架”(interpretation frames)(查尔斯·伯恩斯坦语)中,漠视审美活动的特殊性。倘若主体仅仅从物质经济关系出发,从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角

度去感受和体验现象之美,必然剥夺了审美的升华与超越、存疑与否定的功能,损伤诗性主体的审美结构。按照传统美学的观点,阶级社会必然会产生贵族美人和农村少女的审美区分,但是,它显然制约了审美否定的逻辑功能。在阶级社会里,只有被蒙蔽的、逆来顺受的农村少女审美标准才是“强壮结实的体格”。显然,这是不合理的异化的社会制度造成的非自由状态的审美概念。而在物质化审美的逻辑驱遣下,那些没有被蒙蔽的农村少女是不甘顺从于经济分工不平等和财富分配不均的社会地位的,贵妇美人也许是她们的审美期待和审美理想。因此,除了激进的农村少女具有超越社会身份的审美能力,被愚化的农村少女和贵族美人都不能完成对现存的审美否定和审美超越。然而,即使农村少女对自身现状的审美超越,也只是否定自身走向对立面——贵族夫人的审美标准。因此,无论是农村少女,还是贵族美人,只有当她们建构了超越阶级身份的诗性主体,才可能获得对阶级身份和物化需要的审美超越,恢复审美的自由特质和诗意品格,以无目的合目的性,展开相对完善的审美活动。

其次,诗性主体要摆脱虚假需要的审美模式,就必须回归审美活动的纯粹性,守护升华和超越的原则,从而获得相对完善的审美结构。为此,诗性主体的审美活动需要把握审美结构中的普遍本质。如同胡塞尔所论:“对于每个可能的生活世界来说,都存在一个普遍和本质的结构,无论它在地理、历史和文化上有多大差异。并且,尽管这个普遍性实际上并不保证跨历史的和文化间的理解,但至少正是它使其成为可能。”^[7]因此,在森罗万象的生活世界,也同样存在普遍和本质的审美结构,存在着“审美的普遍性”(康德术语:Gemeingültigkeit)。“在漫长的艺术史中,撇开那些审美趣味上的变化不论,总存在着一个恒常不变的标准。这个标准不仅使我们能够区分出‘高雅的’与‘低俗的’文学作品,区分出正歌剧与轻歌剧,区分出喜剧与杂耍,而且在这些艺术形式中,还能进一步区分出好的和坏的艺术。”^{[4]190}从上述的理论意义看,诗性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应该有一个共时性的趣味标准,它规定和把握着审美活动的普遍性本质,能够进行理解活动和

艺术诠释,使人类在审美层面上进行超越时间的沟通交流。这一普遍性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是古典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标准。在诗性主体这一综合性结构之内,审美主体独立存在其他主体之外,在实现了升华和超越功能的同时,应该表现出对整体结构的尊重,对作为认识的自我(Ego cogito)的理性主体的尊重。因此,作为诗性主体的审美需要,还必须真实地反映主体的内在性目的,启动个体意识的特殊内容(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直觉与体验等),激发主体的情感和想象,而不屈从于某种集体意识,最大限度地强调个体意识和发挥主体的自由潜能,由此影响理性主体、实践主体、知识主体、物质主体等主体形式。所以,诗性主体的审美需要并不要求绝对地脱离现实,退却到纯粹虚拟的幻想世界和完全想象的王国。诗性主体要以变革社会意识形态、推进社会进步为目的,必须植根于生活世界,关注实然生活(现象界)的真理、经验和必然性,给予审美提问和审美预示,从而呈现精神存在的无限可能性。

最后,由于阶级、区域、性别、历史和文化等多元因素决定了个体对审美对象判断的差异性。所以,诗性主体在坚持以审美普遍性原则,以自我思维的方式从事审美活动的过程中,不排斥主体置身于他者的角度和立场,以扩展的思维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整合、调整对生活世界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审美对象的审美判断。真实的审美需要要求诗性主体坚持主体间性,在不同主体之间展开对话和交流,保持和不同主体的逻辑关联。一方面保持自我的审美体验,另一方面尊重他者的审美感受,并促进自我反思和获得自我充实。换言之,诗性主体在自我审美经验和他者审美经验的统觉视域中,力求以全视角的直观方式,感受审美对象的鲜活性和生

动性,对审美对象给予开放性的不同视域的理解。即便是对于自然界,人类也应该避免以人为中心的逻各斯主义。只有如此,诗性主体的审美活动才能正确合理地把握对他者经验的同化和顺应过程,才不至于让主体走向独断主义,也不至于趋于世俗趋势和恪守常态模式而失去了自我升华和超越、直觉和体验的能力。所以,建立在普遍本质的审美结构基础之上的、以自我思维为主要形式的审美需要,不仅不妨碍诗性主体对审美对象的个性化领悟,而且更加彰显诗性主体的审美判断超越常态经验的美学特征,它应该是生命智慧和诗意情怀对于现象界的永不间断的求证,这也决定着升华和超越的内在原则是诗性主体的共时性原则。

参考文献:

- [1] 蒋培坤.论审美需要[J].湖北大学学报,1991(1).
- [2] 瓦·叶·哈利泽夫.文学学导论[M].周启超,王加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3] 尼采.悲剧的诞生[M].杨恒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7.
- [4] 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5] 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M].许金声,刘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62.
- [6]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6.
- [7] 丹·扎哈维.胡塞尔现象学[M].李忠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42.

责任编辑:黄声波